

嘲讽“做题家”，不也是一种“做题”？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 2020-12-21 18:18

“做题家”一词火了很久，但我始终没看懂；很多人嘲讽的“做题家思维”，我也始终没听明白。

全世界21亿基督徒，12亿穆斯林。很多宗教高度排他、包容度极低，是不是做题家？

听到“国父们”就自动进入高潮状态的红脖子们，是不是做题家？听到“环保”就无条件拥护的“白左”们，是不是做题家？

华尔街里只盯着数字的精英和华盛顿里只关注选票的政客，是不是做题家？人生选择只有种地、抢钱、伺候白人三大选项的非洲老哥，是不是做题家？

人人都是做题家，所以谁是做题家？

说白了，如今普通人进入存量环境，增长有限。抱着“天之骄子”幻想的年轻人被现实扇了两巴掌，于是回头骂起了自己的出身：

该！谁让你是个做题家！

你这辈子混得不好，路边算命的说你上辈子砍了庙门口的树，该有此报应。你膝盖一软跪下来：原来是我上辈子造的孽啊！

把“上辈子”换成“上半生”，就成了做题家。

于是乌央乌央一票人开始跪下来痛心疾首，做题家成了腌臢词，快赶上屌丝了。

可是，大师们，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疑惑：

人，不就是该只有一套判断标准么？

你再包容，再多元，也是基于你的一套标准。不管这标准是“还是TMD公平”，还是“老子现在想的只有搞钱”，你就一套标准啊。

难不成你两套标准？这不双标嘛？

这套标准不好用，你换呗。每个人睁眼闭眼短暂一生，自己是丈量世界最好的尺子。你觉得哪套标准对你最有效，你换呗。

什么叫科学？什么叫实事求是？不就是自己和世界互动、互动中得出经验、经验中总结出标准嘛。

所以我不怕你的标准有多硬、多死板，我怕你没标准，我怕你不是做题家。

听到做题家一词就慌，自己又迷茫到找不出安身立命的价值观，被信息茧房里的暮气反复浇灌，最后思想如一叶浮萍。

求求你还是做个做题家吧。

而且，虚空靶子也就算了，现在靶子慢慢按到具体的人群身上。

小镇做题家出现了，985做题家出现了。

是，存量环境是很难受，每天都能翻到那些让我们无言以对无话可说的新闻。但再怎么存量，也是全球第一大工业能力的存量，也是不必像九十年代惴惴不安的军事实力的存量，也是各行各业还有大量改进空间的存量。

彻底存量且找不到增量可能的环境，谁骂？懒得骂，一起暮气沉沉到窒息好了。

在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压力环境里，打鸡血不至于，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是要有的。

当年被嘲讽的可不是“做题家”这么文绉绉，网上把留学的男生直接骂作“北美猥琐男”，因为他们连实验室厕所里的纸巾都要顺走。

而被迫去海外打拼的外贸人比他们更惨。“北美猥琐男”们至少是在大学和城市里，大量跑货柜做黑工的甚至做“小龙女”的，普遍生活在饱受歧视的艰苦环境中，很多人最后不是沉进了马尼拉湾就是死在枪口下。

他们都是做题家出身，很多只做题做到高中。尽管对外界一无所知，但“找口饭吃”的本能让他们杀了出去。

现在再存量、再卷，能难得过这些人？

与其用做题家这个概念嘲讽或自污，还不如每天想想到底该做啥题。

骂完娘还是得拿起碗，找出路最重要。

很多自嘲做题家的，其实私底下已经人生安排到位，将来不说人上人，至少是标准中产的一生。

而很多被做题家洗了脑的，洗到后面就是习得性无助。你是来砍柴的，人家是来放羊的，现在人家羊吃饱了，你柴呢？

你成了人家的一道题，你被做了。

